

长 篇 纪 实 文 学

沈文泉 著



千古奇冤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长篇纪实文学

沈文泉 著

千夫问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千古奇冤

著 者	沈文泉
责任编辑	文 秀
封面设计	赵 刚
出版发行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852)26706633
传 真	(852)26701382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8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册

ISBN 962-450-588-8/D-4 0169

定价：港币 22 元 人民币 20 元

謹以此作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和皖南事變六十周年。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血战皖南.....	1
第二章 电报斗争.....	39
第三章 迟疑不决.....	69
第四章 错误决策.....	103
第五章 陷入重围.....	203
第六章 血战到底.....	235
第七章 突围突围.....	286
第八章 烈火永生.....	301
附录一 “千古奇冤” 应是“江南一叶”	330
附录二 云岭行.....	334
后记.....	340

第一章 血战皖南

一九四〇年的十月四日，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皖南的田野上，一派秋收过后的景象。

谷香引得老鼠来。为了抢夺秋粮，也为了摧毁皖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华中日军纠集了南京、芜湖等地的一万多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对我皖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其北路五千人马在铜陵、繁昌一线牵制住了新四军江南部队的主力，南路五千多人马则在第十五师团师团长三木石太郎少将的指挥下，由二百多骑兵开路，空军配合，杀气腾腾地沿芜湖至青阳的公路南下，直扑云岭新四军军部。

日军五千人马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沿公路南下，一排排三八步枪，上着雪亮的刺刀，在秋天的阳光下寒光闪闪。在队列中还有肩扛轻机枪、小钢炮，抬着重机枪的敌兵和马拉的三八野炮。

三木石太郎五十出头，中等个头，身材也比较适中，穿着将军服，骑在高高的东洋大战马上，胸前挂着望远镜，腰别小手枪，佩戴着长长的东洋指挥刀，倒也颇有几分大将气派。此刻，他正盛气凌人地走在队伍中。他的身旁是一群趾高气扬的军官。

三木石太郎号称“常胜将军”，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名将。此次“扫荡”行动由他亲自指挥，足见日军华中司令部对这次行动的重视。因为这次“扫荡”一旦成功，不仅可以拔掉共产党军队在江南最主要的根据地，巩固其长江防线，而且可以为下一步打通浙赣线、南下太平洋作准备。看着自己浩浩荡荡的队伍，三木石太郎感到很满意。他认为这次大“扫荡”可以说稳操胜券，因为他的北路人马已经牵制住了新四军的主力，虽然云岭附近还有国民党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一四四师，但这些部队是来监视新四军的，而不是来保护新四军的，而驻扎在云岭保卫军部的的新四军部队不足一千人，战斗力又不强。五千对一千，又有空军支援，还不是石头扎鸡蛋的事。想到这里，他有一点激动起来，便向副官发出命令：“加速前进！”

于是，日军队伍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二

面对日军突如其来的大“扫荡”，新四军首脑机关紧急开会，研究反“扫荡”的对策。云岭山下的那座地主庄园——种墨园比往常热闹了许多，人们进进出出，脚步是那样的匆忙，神色是那样的严肃和紧张。在这座庄园左边那间当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室的厢房里，不仅弥漫着劣质的烟草味，而且还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四十二岁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身材魁梧，身穿笔挺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制服，戴着白色丝手套，脚蹬一双黑色澄亮的长统军靴，十分的英俊威武。此刻，他正习惯地拄着他那根心爱的手杖，聚精汇神地站在皖南地区的巨幅作战地图前研究着敌人的进攻路线和我方的兵力部署，酝酿着粉碎日寇“扫荡”的作战计划。和项英的朴素穿着不一样，在保定的军校生活使叶挺养成了军容整齐的习惯。他日常总是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也是为了

适应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而是蒋介石派来的新四军军长的身份。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但是，工人阶级出身，习惯于艰苦的游击生活的项英却不喜欢叶挺的这种穿着，觉得太奢侈，太贵族化了，有违于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这一点也多少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远不止这一点。

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虽然比叶挺小五岁，但是看上去却要显得老相得多，这一方面是三年游击战争磨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穿着打扮有关。项英身材比较矮胖，剃着个和尚头，但却留着密密的胡子。他身穿一身退了色的灰色新四军军服，没有戴军帽，穿一双房东大妈给他做的布鞋，显得朴素随便。项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早在江汉大罢工时候，他就载露头角，后来到苏联学习深造，被斯大林称为“中国革命真正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斯大林的这个评价一直让项英感到非常的自豪。还有一点让他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他领导长征时留在南方的少数红军部队成功地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被人们称为“游击专家”。他觉得，他对“游击专家”的称号当之无愧，现在，他正在就游击战问题写一部书。除了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身份外，项英还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的书记。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项英好学，工作勤奋，但喜欢事必躬亲，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当然，项英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是主观性太强，工作中常常独断专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家长制作风。这一点后来让他吃了大亏，最终长恨皖南。

此刻，项英正在分析日军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意图：“……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我看主要有三个：第一个目的，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巩固长江交通线，为南下太平洋扫清障碍；第二个目的是袭击我们的军部，对上两次大‘扫荡’的失败进行报

复；他们的第三个目的么，就是抢粮食。现在正是秋收季节，农民们刚把粮食打进来，敌人想趁此机会，抢一批粮食回去，以备军粮。”项英说到这里，停下来抽了几口烟，忧虑地说：“这次敌人来势很凶，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制敌……”

“政委，敌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又有空军配合，来势凶猛。我军兵力分散，武器弹药也不足。为了军部的安全，还是暂时转移一下吧！”身材比较矮小的军部作战处处长赵凌波望着政委建议说，见项英在认真听他的发言，他又补充说：“我们总共兵力不到一千，敌人有五千多，恐怕寡不敌众啊！”

高高瘦瘦的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在长征路上不仅一条腿受了伤，至今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而且还落下了一身病，经常气喘咳嗽。现在，听了作战处长的话，他又咳嗽了几声，不无忧虑地说：“转移，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这里是我们的大本营，有我们的机关、医院、教导总队和仓库，光大米就有几十万斤。而且，我们一转移，云岭人民就要遭殃。顽固派也会乘机对我们进行攻击。”

被人们称为新四军“军中秀才”的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能文能诗，十九岁时就是北伐军中的宣传队长了。袁国平也是瘦高个儿，清秀的脸上配一副黑色的圆圆的近视眼镜，很像个文静的书生。此刻，他扶了扶眼镜，看着犹疑不决的项英和沉默不语的叶挺，心情沉重地说：“转移，物质损失事小，政治损失事大。我们将愧对云岭人民，也无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攻击，无法向中央交代。”

打，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太悬殊。撤，要蒙受重大的损失，特别是政治上的损失。项英左右为难了。他看着叶挺。叶挺仍然拄着手杖站在地图前，两眼盯着地图看着，右手摩挲着手杖柄。他知道军长有个习惯，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下意识地用手摩挲手杖柄。如果遇到不耐烦的时候，他会用手指敲击手杖柄，而当他

发怒的时候，他还会用手杖抽打东西，甚至打人。对于这位北伐名将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信任的，问题是现在敌我力量相差太大，实在没有把握。他试探着问叶挺：“军长，你看呢？”

一直站在地图前沉默不语的叶挺这时转过身来看了看项英，态度坚决地说：“不能转移。要打！而且要坚决打垮敌人！”

项英坐在太师椅中，仍然犹豫地说：“要打，必须取得友军的配合。否则，靠我们孤军奋战是很危险的。”

叶挺：“是的，我们要争取友军的配合，但我们不能过分地寄希望于他们。国民党的军队是不可信的，靠不住的。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同我们团结抗战的。我们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们也不会孤军奋战，因为皖南人民会支持我们。”

见军长这么说，项英知道，他已经有谱了，便说：“军长，在军事指挥上，你的经验比我丰富，我尊重你的意见。谈谈你的想法吧。”

“好。”叶挺说着用手杖指点着地图谈起自己的想法来，项英和袁国平、周子昆、赵令波、李志高等认真地听着：“敌人兵分两路，虽然牵制了我军北边的主力，但也分散了他们的战斗力。其南路虽有五千之众，但孤军深入，人生地不熟，而且长途奔袭，人疲马困。再说，我军虽然只有一千多人马，但有广大民兵的配合，而且在我们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也很强，在我们的左翼有一四四师和新七师，右翼有五十二师、一零八师和二十五军。另外，敌人南犯云岭必然要经过三里店，那里驻扎着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三千人马，战斗力比较强。他们虽然不大可能全力抵抗，但也不至于一枪不放就跑，也可以抵挡一阵。我们可以把茂林和中村的两个团调过来，在加上军直各部队在铁螺桥和汀潭等地组织抵抗，然后配合友军消灭这股敌人。”

项英一听，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他兴奋地说“好，就按军长

的想法，马上开会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部队完全由你指挥。我在后方动员群众，组织民兵支援你。”他随即喊道：“厚忠，通知各部队首长、民兵大队长和各村干部立即到军部开会。”

“是！”项英的随从副官刘厚忠很恭敬地应了一声，出去传达政委的命令去了。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刘厚忠是跟随项英从南方游击区过来的，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枪法很准，据说能够百步穿杨，再加上出身很好——可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世到底怎样，对项英又很恭敬顺从，因此深受项英的信任和器重，提升他当了自己的随身副官。对此，当时有不少人表示过不同意见，但项英没有在意。项英认为，刘厚忠没有文化是因为出身贫寒，后来参加游击队又没有条件学，但他能够在艰苦的游击战环境中坚持下来，而且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就表明他是个好同志。

三

正当新四军积极准备以少胜多抗击日军大“扫荡”的时候，驻守在日军“扫荡”云岭必经之路三里店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五团却奉师长刘秉哲的命令，一枪不发的撤走了。

团长张俊生是在和副团长、参谋长等打麻将的时候得到侦察股关于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报告的。他一听说日本人突然来了五千多人，而且上有空军配合，下有骑兵开路，来势凶猛，着实大吃了一惊，连忙打电话向师长报告：“报……报告师座，据侦察报告，日军五千之众正沿芜青公路南下，还有空军和骑兵配合行动……”

五十二师少将师长刘秉哲在听了张俊生的报告后倒颇显得有点“大将风度”，他很镇静地对张俊生说：“张团长，不必惊慌，日本人的进攻目标是云岭，是冲着叶挺和项英来的。他们上两次‘扫荡’，都被新四军打得大败，这一次是来报复的。他们想包围云岭，吃掉新四军军部。”

张俊生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那，我们怎么办？”

刘秉哲反问他：“你能顶得住日本人的进攻吗？”

张俊生以为师长要让他打阻击，为难地说：“报告师座，我区区一个团，哪里顶得住五千多日军的进攻？”

刘秉哲不耐烦地说：“那你还罗嗦什么？给我撤。”

张俊生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赶忙立正说：“是！”

张俊生如释重负地放下话筒，转身命令道：“命令部队，立即撤退。”

参谋长“不识时务”地说：“团长，我们有三千多人马，可以跟日本人打一下……”

张俊生不高兴地说：“我的参谋长，我们一个团去打五千多日本人，这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再说，上边的意图我想你是能够领会的吧！”

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军有着三千多人马而且装备精良的第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在日军袭来时，一枪不发就撤离了军事重镇三里店，为日军扫荡云岭敞开了大门。

四

新四军的统战工作虽然没有能够争取到第五十二师一起抗日，但还是争取到了川军第一四四师等部的援助。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新四军紧急动员了驻守云岭的所有部队，包括教导队的学员和军部警卫连，以及各乡村的民兵。叶挺军长亲自主持了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日本鬼子不甘心繁昌和父子岭大‘扫荡’的惨败，这一次又从南京、芜湖调集了一万多人马，在空军配合下，兵分两路，向我皖南根据地大举‘扫荡’，妄图进行报复。其一路已在铜陵、繁昌一线同我军接上了火，牵制住了我军的主力部队，另一路乘虚长驱直入，直扑云岭，妄图吃掉

我军部。这一路敌人有日军第十五师团和第一六六师团共五千多人，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三木石太郎少将。这路敌人由骑兵开路，飞机掩护。顽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已不战而逃。因此，日寇气焰十分嚣张。同志们！这次我们一定要同友军一起，全歼日寇于云岭山区，为中华民族争口气。下面，由周副参谋长宣布军部研究制订的《作战计划》。”

周子昆站起来宣布作战计划：“目前，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只有智取，不可力敌。军部研究决定：我们的战斗方针是：诱敌深入，一网打尽！”

说到这里，周子昆离开座位走到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前，拿起指挥棒握在手里说：“敌人今天攻下三里店后，已近黄昏时分。他们不可能立即进攻云岭，因为夜间空军是无法配合陆军地面作战的，而且敌人很怕夜战。所以，他们在攻占三里店后，必定要在那里过夜，明天一早再向云岭进攻。因此，军部决定设置如下三道防线。”说到这里，周子昆一边指点地图，一边布置任务说：“第一条防线是三里店的树岭，由老一团派一个连驻守，在此伏击一下敌人的骑兵部队，然后把敌人引向东边的泾县方向。老一团其余的兵力，驻守在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铁螺桥。这是敌人进犯云岭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把敌人的骑兵全部歼灭。”老一团团长傅秋涛起立接受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

周子昆继续布置战斗任务：“第三道防线在云岭，由军部直属队和教导总队驻守。此外，各村民兵和友军一四四师，将配合我们作战。部队先帮助群众完成坚壁清野，然后各自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严阵待敌。”

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冯达飞等指挥员也起立接受任务：“是。”

叶挺紧接着补充说：“我还为日本人准备了一些好东西，那

就是地雷。工兵连要利用云岭的有利地形，充分发挥地雷爆破和竹签的威力，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工兵连连长刘奎立正响亮地回答：“是。”

周子昆转向项英问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项英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说：“这一次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全体官兵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侵略者，为中华民族争口气。上至军长，下至士兵，哪一个临阵退却，受军法惩处！”

“是！”全体指挥员起立齐声回答。

新四军指挥员们都走了，剩下几位民兵干部和村干部。项英走上前去，热情地说：“同志们，又要辛苦你们了！”

三十几岁的罗里村妇女主任陈村花快人快语地说：“政委，您说到这里去了？！抗日是我们大家的事。”

陈村花的丈夫、民兵队长陈大山也说：“政委，要我们做什么？您尽管下命令吧！”

项英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对陈大山等民兵干部说：“这样吧，你们组织一部分民兵抬担架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其余的民兵配合部队直接参加战斗。”

“好。”几个民兵干部接受任务后走了。

项英又对留下来的陈村花等村干部说：“你们村干部的任务是组织好群众。如果敌人来犯，就带领大家往中村、苏岭一带转移。”

“好。”村干部们也接受任务走了。

当天傍晚时分，日军骑兵部队占领了三里店后，骑兵通讯员快马来到三木石太郎跟前报告：“报告师团长，我先头骑兵部队已经占领三里店，请示是否乘胜攻击云岭？”

三木石太郎看了看快要落山的太阳，命令道：“命令部队在

三里店宿营。明天上午在空军配合下攻击云岭。”

“是。”敌骑兵通讯员应声策马离去。

三木石太郎率领大部队继续向三里店方向前进……

五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五日的黎明时分，老一团前卫连连长王自忠就率领全连指战员进入了构筑在树岭小山巅上的简易阵地，严阵以待。指战员们做好战斗准备以后，就一齐警惕地注视着山脚下的敌情。

山脚下静悄悄的。不一会，太阳旗引路的敌骑兵部队出现了。骄横的日军骑兵一个个身跨高骏的东洋大战马，毫无戒备地闯进了我军火力网。

我军阵地上，战士们的枪口随着敌人的前进而移动。“砰！”王自忠连长见时机一到，便打响了伏击的第一枪，敌军旗手应声落马。

顿时，我军阵地上，机枪、手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颗颗手榴弹从小山巅上飞向敌群，在敌群中爆炸。敌人被炸的人仰马翻，乱作一团。

片刻，敌人骑兵便重整旗鼓，以战斗队形发起了冲锋。但不时地有人落马，有马倒地，滚下山坡。但是，敌人还是拼命地策马向上冲锋……

我军指战员居高临下奋力阻击了一阵以后，王自忠就命令部队迅速撤离了阵地，边打边向孤峰方向撤退。

“追击——”敌骑兵大佐渡边勇武高举着马刀命令部队追击。敌人骑兵凶猛地策马追击，射击。

追了一会儿，稍稍冷静了一些的渡边勇武想起了三木石太郎要求他们直指云岭的命令，赶紧命令部队“停止追击，向汀潭前进！”随着大佐的命令，敌骑兵纷纷勒马，停止追击，调转马头

向汀潭方向前进。

东方破晓，汀潭沉浸在激战前夕的寂静之中。突然，一颗颗炮弹象天上的流星，从三里店、田坊方向“瞿瞿”飞来，在山岭上、山坡上、洼地里爆炸。整个阵地被炸的犹如火山爆发，烟雾弥漫，火光冲天。

炮击刚一停止，硝烟尚未散尽。敌人的骑兵就已经冲上了山头。乌龟岭上升起了太阳旗。但山上空无一人。

此时，身穿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制服的叶挺军长右手拄着手杖，左手举着望远镜，站在另一个山头上静静地观察着乌龟岭的一切，神情严肃。

在叶挺的身边，是周子昆副参谋长和军部作战处处长赵凌波、作战处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随行人员。叶挺的警卫员黄鸣和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等警卫人员也守卫在一旁。

周子昆透过望远镜看到乌龟岭上的鬼子兵扑了个空，恼羞成怒地放火烧了山神庙后，在渡边勇武大佐的指挥下策马向山下冲来，便收起望远镜对叶挺说：“敌人向铁螺桥扑过来了。”

“嗯。”叶挺放下望远镜，向李志高果断地下达命令：“李科长，命令傅秋涛，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的骑兵。”

“是！”李志高受命离去。

在铁螺桥阵地，新四军老一团团长傅秋涛、政委肖辉锡正率领指战员们严阵以待。

敌人的骑兵嗷嗷叫着冲上了铁螺桥……

等到敌人的大部分人马跨过桥进入狭道，一部分骑兵正拥挤在桥上时候，傅秋涛团长的“二十响”打响了，敌骑兵大佐渡边勇武应声落马。

紧接着，我军阵地上，一挺挺轻、重机枪和一支支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骑兵纷纷中弹落马，在桥上和河边的敌骑兵被打得连人带马滚落在河沟里。与此同时，一颗颗手榴弹也在敌

群中爆炸，炸得敌人人仰马翻。受惊的战马四处乱窜，纷纷踩着地雷，炸得血肉横飞。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敌人一时不知所措。但是，片刻之后，训练有素的日军骑兵便重整旗鼓，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冲锋，但遭到我军指战员的顽强阻击。敌人见势不妙，调转马头往回逃，但来时容易逃时难，大部分敌人不是被地雷和手榴弹炸翻，就是被枪弹打落下马，只有一个联队长和三个士兵逃了回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两百多人的敌骑兵部队，除了四个逃回去报告外，全部被歼。阵地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和钢盔，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和死去的战马，连河沟里也漂浮着敌人的尸体。

我军指战员们欢呼着离开阵地，清理战场，收缴战利品。

话说三木石太郎率领五千鬼子兵气势汹汹地从三里店杀向汀潭。没想到还没到半路上就传来了先头部队在铁螺桥全军覆没的消息。从铁螺桥逃回来的敌骑兵联队长和三个士兵狼狈而来。在三木石太郎跟前翻身下马，低头立正。那个联队长哭着报告说：“报告师团长，皇军先头骑兵部队在铁螺桥遭敌伏击，全军覆没。”

“什么？……”三木石太郎大吃一惊，恼羞成怒地翻身下马，喘着粗气，左右开弓，狠狠打了联队长一顿耳光，破口大骂“混蛋！饭桶！”直打得联队长满口鲜血，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联队长一边努力使自己站稳，一边一个劲地说：“哈依……哈依……”

三木石太郎把那个可怜的联队长狠命地打了一顿以后，没好气地吼道：“混蛋！前面带路！”

联队长“啪”一个立正，应道：“哈依！”

三木石太郎翻身上马，抽出指挥刀，高高举起，大声命令